

霜留墨韵——敬怀书法家李敦甫先生

前言

黄海之滨，黄河故道，万沙聚原之地，水草丰茂，人杰地灵。立于这片土地上的滨海县，自古民风淳朴，文风昌盛，书风端正。书法家李敦甫先生，便是雅正之风的践行者、传播者。

出生于1916年的李敦甫，幼承家学，以古为师。书法于篆、隶、楷三体皆用心揣摩，尤于篆、隶更显心性。作品古拙苍茂，笔墨间融入世事沧桑、人生历练，将书为心生、以书为杖，演绎得透彻、敞亮。

先生青少年时期，家境殷实，庭前有两棵大石榴树，因以为号：双榴馆。榴者多子多福，笑口常开。新中国成立时，先生正值壮年，意气风发，广交文友，书艺也更为精进。

中年之后，先生的人生际遇急转直下。他只身去农场改造，家中妻亡于丧。在人生最低谷时，书写成了他精神的拐杖，唯有笔墨可在静夜里疗愈心灵之伤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先生得以平反。县领导安排他到滨海县文化馆工作。后加入中国书协并成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江苏省书协常务理事、盐城市书协名誉主席。

80年代初期，先生将之前的斋号“双榴馆”改为“霜留馆”，怀着风霜之后依旧留存的对生命、对艺术的热爱，开启了新的人生里程。他除了潜心创作，还耐心指导后学，诲人不倦，为滨海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书法人才。

2024年11月22日至30日，李敦甫艺术人生回顾展，在江苏省美术馆隆重举办。这次展出的大部分作品，来自他曾经悉心指导过的学生们的私人珍藏，既是敬仰，也是珍爱。先生的一生，光明磊落，为艺虔诚，为人谦逊。他提携后学，不求回报。为滨海县乃至江苏省书法艺术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生命有限，而李敦甫先生的书法艺术，墨韵悠长。



李敦甫

(1916.02—2000.12)，江苏滨海人。名百诗，字纯岳，号雅叟，斋名双榴馆、霜留馆、巧贫居。出生于书香世家，幼承庭训，临池不辍，书、画、印皆擅，尤精篆隶，“集众之长，创新发展，形成了方圆兼备、繁简有序、跌宕多姿、气势磅礴、郁勃灵动的个人风格”。作品多次入选、入编海内外重大展览和重要书法集，并被众多的名山大川书碑勒石，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、纪念馆收藏。个人传略被载入《中国美术年鉴》《中国古今书画大辞典》《中国当代篆刻家辞典》等。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江苏省文史馆馆员，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，盐城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。

怀念恩师李敦甫

□管峻

岁月有时像一部魔幻剧，将经历过的人与事一一封存。大部分的记忆会在时光里消逝如风，可有些人、有些事，却能在回忆里变得越来越清晰，那是人生转折处的明灯，照亮了我们今生的一段段新里程。

我的启蒙老师李敦甫先生，离开我们20多年了，每次想起和他相处时的点点滴滴，那些情景便好似老电影里的桥段，悠悠地回想着。时光回溯到1979年秋天，滨海县举办全县中小学生书法比赛，我应学校要求准备作品送展，收稿地址是县文化馆。记得那天下午大约一点钟，大哥用自行车将我带到了当时还在县城西街的文化馆。因为是中午休息时间，馆内无人，我一个人静静地在那里等待。文化馆办公的地方很小，也比较简陋，但是满壁的墨香让我无比兴奋，平生第一次近距离地观看这么多书法和绘画作品，在我的心里，这儿就是一片圣地。

半个小时后，一位三十多岁，理着平头，戴着眼镜的工作人员来了，他一见我便问：“你找谁？有什么事？”我忐忑地说明了来意，他说那得等李大爹来。他说的李大爹，便是李敦甫老师。下午两点半，我看见六十多岁的李老健步走进了办公室。李老中等身材，偏瘦，花白的头发整齐地向脑后梳着，面色红润，神情威严。

李老让我将带来的两件作品打开，一幅写的是毛主席词《六盘山》，另一幅写的是毛主席词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，两幅全是临摹毛主席的毛体草书。李老看了一眼习作，挠着头说：“你这可不行啊！怎么不用宣纸写呢？”我问什么是宣纸，他看我连宣纸都不知道，目光在我的脸上停了片刻，然后耐心地说：“你这是白油光纸，不是专用书画纸。书法比赛，参展作品要用宣纸书写才能装裱。”说罢，他让工作人员拿来一张宣纸，让我现场写一幅作品参展。因为担心我不适应宣纸，他又让人拿来两张毛边纸，让我先试写两遍。我写了当年叶剑英元帅刚发表的一首诗：“攻城不怕难，攻书莫畏难。科学有险阻，苦战能过关。”我边写，李老边提醒我注意哪些事项，并告知我有几个字的结构怎样修改。之后，李老说：“现在可以用宣纸写了。”写完之后，李老又让刚进文化馆工作的关山现场给我刻了一方印章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拥有姓名印，也是我平生创作的第一幅真正意义的参展作品。如果说，人的一生总会遇见几盏明灯，那这一次的点亮，正式开启了我追寻书画艺术的朝圣之旅。

那一年，我十五岁，刚读高中。受了李敦甫老师的点拨，我开始临写唐楷，以颜、柳为



《宋·李朴 中秋》行书扇面 26×52cm

主线，并时常将临写的作业带到文化馆请李老指导。李老要求我必须精准地临摹，偶尔也示范几个字给我看。那些年，周末去文化馆看美术组的创作，听他们聊与书画相关的经年往事，无疑是人生最大的享受！

滨海，这座黄海边的小县城，并非鱼米之乡，物产也相对贫瘠，但艺术氛围一直很浓，才人辈出，文士风雅，书画艺术更是薪火相传，绵延不绝。李敦甫先生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。李敦甫老师，号雅叟，生于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，斋号：双榴馆、霜留馆、巧贫居。先生幼承庭训，祖上教书为业，家藏碑帖，积之充栋，自幼得以遍观群书。早于于颜体楷书用功最勤，后于魏碑研习颇深，以龙门十二品为根基，再吸收清代赵之谦的开合博大，尤于《石门铭》最为沉醉，并将《石门铭》结字之奇崛开合化为己用，出锋平中见奇，或楷或行，皆生趣盎然。而李敦甫先生书法成就最高的应是其风格独特的篆书和隶书。其篆书上承秦汉，下接明清，拙厚古质又不至于灵动。其隶书则博采众长，早年遍临汉碑，《曹全》《礼器》《史晨》《乙瑛》《张迁》《华山》《西狭》《石门》无不悉心追求，在汉碑基础上他又吸收清人，尤其是邓石如雄浑古朴的风格，融会贯通，作品厚重而茂密。受先生影响，我也将各种书体的研习当作日课，互参互鉴，受益良多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先生居于滨海小县城，居然有如此广博的求艺胸襟，实为罕见，此乃吾辈后学之大幸。然先生一生一路荆棘，可谓一生风雨一生贫。

1979年，我认识李敦甫先生时，先生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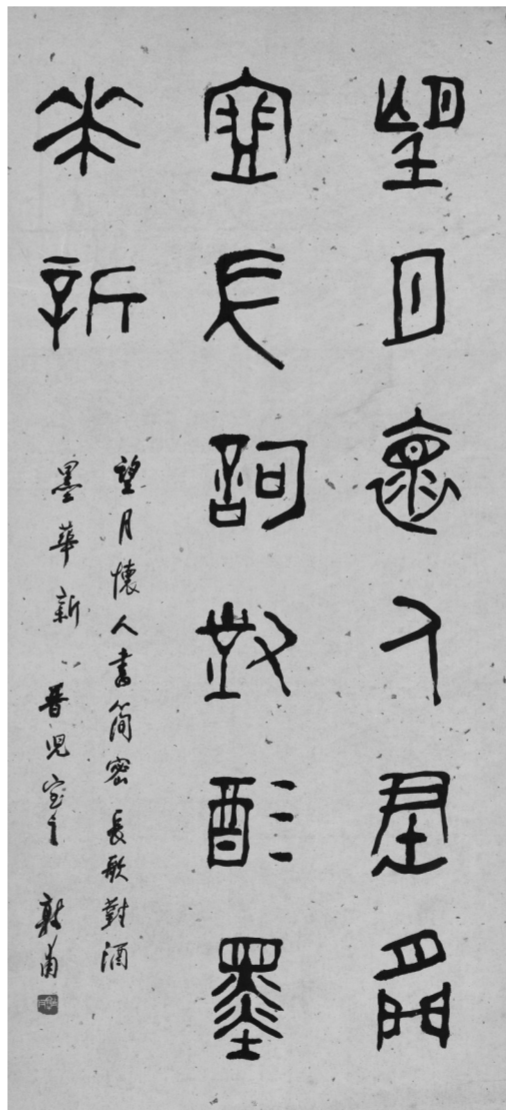
从人生低谷走了出来，有种劫后重生的振作状，他将之前的斋号由“双榴馆”改为“霜留馆”，意为风霜侵袭后，老菊尚留香。自冤情得以平反后，先生对文化馆的工作状态非常满意，年逾古稀还曾壮游华山，访碑探幽，艺术创作也渐入佳境。其书法作品送往日本展出，誉满东瀛。后又当选江苏省书协常务理事和省文史馆馆员。为江苏特别是盐城书法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到了90年代，先生曾将斋号改为“巧贫居”。我曾向其缘由，李老说：“我所住的滨海是黄河故道边的穷乡僻壤，但我安于此，乐于此，甘于寂寞和贫困。”晚年的他，还常用一方闲章“江北獠子”，他解释：“獠子，是犬类动物，都在夜间活动，居住隐蔽，谁也找不到其藏身之处。”人生至此，已忘忧而尽乐也！岁月如流水，往来成古今。李敦甫先生虽然离开我们24年了，但他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精品，这些精品除了值得后人学习、研究、珍藏，更能让我们从中感知一位曾经饱经风霜的老人，睿智而坚韧的力量。

他像立在黄海之滨的灯塔，照耀并引领着家乡的后学者不断前行。今天滨海县人民政府为先生在省美术馆举办“霜留墨韵——李敦甫书法篆刻展”并出作品集，让我写点纪念文字。一页一页翻过，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纸间浮现，捧读之间感慨良多。正如苏东坡所云：“妍媸本在君，我岂相媚悦。”感恩在我少年时，遇见恩师李敦甫。

(作者管峻，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书院院长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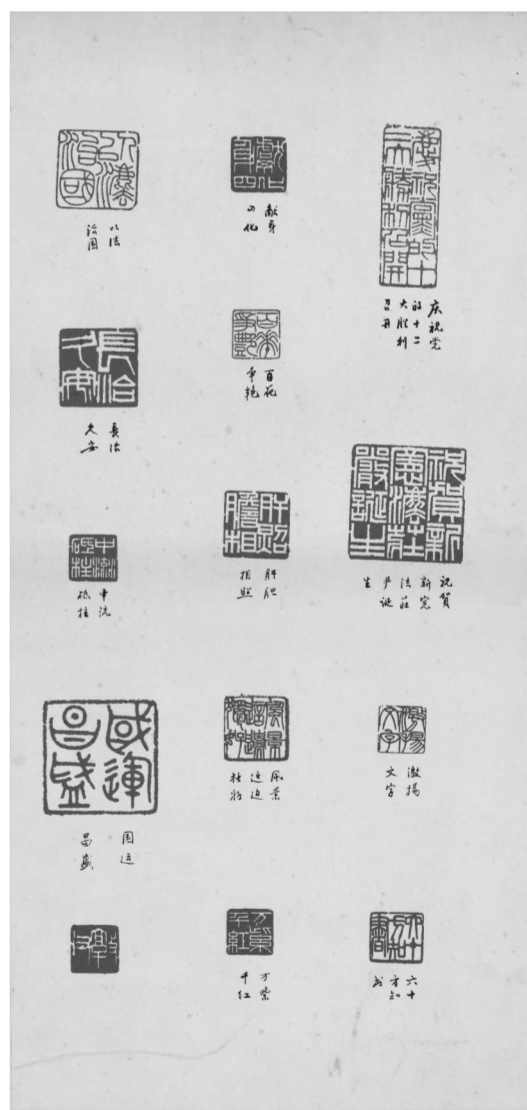
《洞庭诗四首》35×138cm



《望月怀人书简密，长歌对酒墨华新》大篆中堂 137×60cm



《广阔大有联》135×33cm×2



印屏 68×33cm



《政协章程提纲摘句》32×134cm